

大师、理想与薪火

白马湖畔的人文回响

本报记者 郑梦莹 汪文羽 孙良

廊边卷帘下 小桌一张、茶壶一把、茶盏几个 应着天边一钩新月 丰子恺提起笔 在纸上落下墨线数道,一幅意境悠远的画浮现眼前。这幅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首次发表于1924年7月 是他的成名作;

每到夜深 夏丏尊总会走进书房 小后轩。稿纸在灯下铺开,他开始翻译一本让自己流了泪三日夜读完的小说。每翻译完一篇,朱自清等人都要争着当第一个读者。这本书,就是《爱的教育》,译成于1924年;

1934年,一个冬日,一群热爱话剧的学生,将曹禺的《雷雨》搬上了学校里的简易舞台。这是话剧《雷雨》的首演,当时,《雷雨》发表不足半年。

以上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瞬间,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上虞白马湖滨、象山脚下的春晖中学。

1922年12月,春晖中学正式开校。自此,白马湖这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(朱自清《白马湖》),不再只是一个地名,而一跃成为一个闪耀的教育人文地标。

也是在一样的季节,在同样灵动的湖光山色中,我们踏入这所传奇学府,感受百年文脉的底蕴与新生。在这水色山影间从容舒展。

一个 气味相投 的朋友圈

学校范围不大,大家朝夕相处,宛如一家人。佩弦和丐尊、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,常以所作相传视。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,开始学习写作

朱光潜

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大楼与大师之说,道出博学厚德、垂范学子的师者之于教育的意义。

今天,当我们漫步于春晖,无论从哪个角落望去,的确准见高耸的大楼。

老校舍片区建筑多低檐灰瓦,一字楼、曲院、矩堂等民国时期建筑群静卧于长廊间,曲径通幽。几十年来,校园逐渐向外扩建,整体依然延续素净典雅风格,与周边山水相映成趣。

春晖的底蕴,并不以建筑的物理标高来衡量,而在人文精神的深与厚。

这里之所以令人向往,首先源于一大批在此驻足、耕耘的大师所共同积淀的人文厚度。在此度过高中三年,大学毕业后又从教了26年的严禄标向我们道来。退休后,严禄标成了一名春晖文化研究者,对名师先贤及他们的故事,他如数家珍。

那个年代,文人大师为何集聚于此?在严禄标看来,主要在于首任校长经亨颐在教育界的威望,以及夏丏尊的影响力。

1921年冬,夏丏尊接受经亨颐之邀,赴上虞协助其创办春晖中学。二人一番努力下,成功约集了一班“气味相投”的人,组成了教职员团,也组成了白马湖畔的朋友圈。也正因此,朱自清、丰子恺、朱光潜、刘薰宇等人都曾在白马湖畔寓居。

平日有空,大家就聚到夏丏尊的平屋聊天、评画、赏花,也串门到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喝茶、玩古诗接龙。他们切磋学问、研讨人生,挚情弥笃,孕育了许多文坛佳话。

丰子恺是较早前来应聘的教员之一,也是在这里,他开始了漫画创作。先是为校刊画题花、插图,后创作了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一天,朱自清看到这幅画,喜欢得不得了,便将其发表在了自己的文艺刊物《我们的七月》上。不久,上海《文学周报》主编郑振铎也注意到了这幅画,便开始向丰子恺约稿,并将其作品注名为“子恺漫画”。

朱自清是在1924年3月,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,来到白马湖畔的。在走向校园的狭狭的煤屑路上,看着眼前的湖与山,他物我两忘。在这里,他度过了人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,并创作了《春晖的一月》等散文。我们熟知的《荷塘月色》是几年后他在清华园所写,但那份寻求宁静的心境,或许正沉淀自这段惬意时光。

1924年夏天,中国公学因江浙战争停顿,朱光潜因此闲居上海。夏丏尊邀请他前来担任英文教师。在夏丏尊、朱自清的鼓励下,他写成了美学处女作《无言之美》。24年后,朱自清因胃穿孔病逝于北京,朱光潜作《敬悼朱佩弦先生》一文,扼腕痛惜。

春晖在创办之初呈现出一派群贤毕至的盛况,除了与经亨颐等人的声望相关,更源自于动荡年代里,这批有识之士内心深处对追寻理想的渴望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肖琦认为,白马湖畔环境清幽宁静,远离当时军阀政治对教育的干扰,诸位先生比邻而居,往来密切,形成了一种既利于治学、又适于生活的独特氛围,从而沉淀出一方富饶的人文风景。



春晖中学校园内的春晖三贤(从左至右经亨颐、陈春澜、夏丏尊)雕像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春晖中学提供



春晖中学校园。



1928年,叶圣陶(左一)、胡愈之(左二)、夏丏尊(右一)等人在白马湖畔的平屋前留影。



游客参观春晖名人故居。通讯员 魏新宇 摄

一处救国理想的试验场

我应该与时共进,在家乡办一所学堂。

陈春澜

百年春晖,代表着一种理想。但它所象征的,绝不仅是文人雅士间的诗情画意、闲适自赏。解码春晖文化,名士文化只是其一,其背后更内蕴着一份教育救国的炽热赤诚。

20世纪初,风雨飘摇的年代,一批接受过先进思想的有识之士,怀着救国图存的想法,尝试通过实行新兴教育,改变民族精神面貌。彼时,包括天津的南开中学、上虞的春晖中学、长沙的明德中学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一批新式中学接连涌现。

北南开,南春晖,其中北南开指的是建校于1904年的南开中学。眼见民族羸弱,爱国教育家严修、张伯苓决心创办一所为国家和民族培育英才的新式中学。120多年来,南开中学培养出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校友。其首任校长张伯苓的“爱国三问”——你是中国人吗?你爱中国吗?你愿意中国好吗?至今仍振聋发聩。

南春晖,便是春晖中学。春晖三贤陈春澜、王佐、经亨颐三人商讨办校场景的雕像,立在校园的一片绿丛内。

陈春澜,上虞本地富商,是春晖中学的捐资人。年少时,陈春澜不忍以读书耗家,只得辗转各地,做学徒、当跑街,在颠沛奔走中谋生。早年失学的经历,成为他心中长久的遗憾,也促使他在晚年立下宏愿:倾资兴学育才,反哺桑梓。

经亨颐,另一位绕不开的人物。1919年秋,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学生在《浙

江新潮》发表《非孝》一文,反动当局逼迫该校校长、时任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的经亨颐开除这位学生,还有带头搞白话文教学改革的教师。经亨颐断然拒绝,此后,本着“育我上虞英才”的想法回乡办学。

创办春晖之初,经亨颐就想“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”。在这一理念下,一群学识丰厚、思想先进的教师集聚白马湖畔,垦出一片教育试验田。首开浙江省中学男女同校先河,推行人格教育、爱的教育、感化教育和个性教育。

如何让学生们身在山野、心怀四海?学校提出“打开无门之门”。

比如,多方接引同志,邀请知名人士来校演讲。蔡元培、黄炎培、陈望道、叶圣陶、沈泽民等都曾登台。据记载,学校开学的第一年,就组织了41次讲演,不可不谓名流毕至。

1923年5月的一天,蔡元培来到白马湖畔,勉励全校学生:“诸君既入了中学,身体、知识都要趁现在注意留心。”这份题为《羡慕春晖的学生》的演讲,在今天春晖中学校史馆展墙上仍可寻迹。

沿着校史馆展厅往前走,夏丏尊为学生开的一份书单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,皆在其中。他在《叫学生在课外读些什么书》中阐释:“学生所读的书应按照两个条件决定,做普通中国人所不可不读的书和做现代世界的人所不可不读的书。”

乡贤不计回报、捐资兴学,文人志士推行新教育、传播新文化,他们将这片校园天地视作自身救国理想的试验场,培育学生的阅读趣味、人生志趣,养成正向价值观。逐渐地,白马湖畔成了中国现代新教育和新文学的一处发源地。

一曲绵延不辍的弦歌

少年情景如在目前,不胜依依,录《游子吟》一首以表孺子之情。

谢晋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孟郊的《游子吟》是春晖中学校名的由来。丰子恺来了以后,为这首诗谱了曲,自此它成为了学校校歌。百年来,优美的旋律一直在校园内飘响。

这片土地上所承载的理想和精神,始终如《游子吟》的旋律般流转于时空之中,并因代代学子的传承而回响不绝。

导演谢晋在白马湖畔生活了一年多。1937年,谢晋进入春晖学习,一年多后迁居上海。但这短暂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:记得当时我是划船去的,一进校门,便听到一阵优美的琴声。那是音乐老师在弹奏贺绿汀先生的《牧童短笛》。他说,母校不仅是自己文化知识的启蒙地,而且是艺术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启蒙地。

作家艾伟同样从这里走出。读书时,他经常去白马湖图书馆看书。他真正对文学感兴趣,也是来到这里上学后。艾伟告诉我们:“春晖中学孕育了我的文学梦,现代文学史上一批大师级人物对我影响很大,直接影响了我的选择,我认定文学是一桩美好的事业。”

春晖的历程,从未止于历史的书页,而始终沿着阳光之路延伸着。

为传承文人雅聚、名家荟萃的学术盛景,自2015年起,学校开设“春晖讲堂”,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等前来讲学,迄今共开讲100期。20年前,开

延伸阅读

此间俱是寒之友

稳了脚跟。

除了活跃于繁华的都市,寒之友社还曾隐入世外桃源般的白马湖畔。

1929年,经亨颐在白马湖畔的长松山房落成,之后多次邀请书画好友前来参加雅集。由此,白马湖便成了先进知识分子书画创作、诗文唱和的理想家园,也成为艺术家、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重要交汇点。

到了1937年春,经亨颐托潘天寿等人在西湖东山弄附近征得地数亩,欲建筑寒之友社所。他亲自设计图纸,预期当年十月落成。奈何工程未半,抗日烽火骤起,杭城沦陷,兵燹中建筑被毁,经亨颐亦避寇至上海租界。他忧愤成疾,隔年卒于广慈医院。至此,寒之友社活动停顿。

寒之友社,以诗言志、以画喻节,追求民族进步,关心国家存亡、百姓疾苦,名重艺林。数十年岁月流转,名人文士书画结社的艺术宣言与坚韧风骨不曾磨灭。

2023年12月,上虞区春晖文化研究会成立仪式上,寒之友社正式恢复落成。自此之后,寒之友金石书画展、寒之友雅集等活动接连举办,此段文脉得以赓续。

(据春晖中学提供资料整理)



春晖·舜元美术馆,今年11月23日开馆。